133791

論美國的外交路線

陶希聖

尼克森總統訪北平，與毛周匪目會談。這次會談只是美國與毛共之間「開始一次長征」，不能列舉實際問題而一一作具體的解決。這並不是說「北平會談無結果，也不是說北平會談有結果。我們無妨借用「量變與質變」或「漸變與實變」的觀察法，對這次會談加以分析。

我們是在這個變動的世界裡，觀察和應付世界的變動。去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總統宣佈他預定今年五月以前訪向北平。這一宣佈是尼克森總統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對毛共政策由漸變至突變的發展。今日世界譬如一盤棋，一着動滿盤皆動。美國外交政策的突變，勢必引起國際政治一連串的變動。去年七月十五日以來，歐洲和局之進展，亞洲戰略形勢之改觀，不但可驚，而且可怖。尤其顯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戰爭，可以說明亞洲太平洋變局之中一個具有象徵性之樞紐。從印巴戰爭起，亞洲太平洋的政治秩序就進入再編成的過程，至今仍在進行之中。不必等待尼克森總統走進北平，他這一着棋已開始改變全盤棋局！

這中間却有一個疑問。究竟是美國改變這個世界，還是蘇聯改變這個世界？這個疑問的答案應該是美國改變其外交路線，甫告着手，即遭受蘇聯的反擊。亞洲太平洋變局之中，一副牌拿在莫斯科的手裡。那莫斯科打出三張牌，較早的是蘇德條約，在後的是蘇印條約，更後的是蘇日的和約談判。這三張牌打了出來，美國幾乎失去了改變世界的主動地位，毛共更談不上什麼主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以其陸空權力，從歐亞大陸的心臟部，窺伺海洋。而以美國爲中心的自由世界所倚恃者，在其持有海空優勢，以堵截共產集團的膨漲政策。但是時至今日，蘇聯拿出大海軍，向美英諸國的海洋權力挑戰。他不僅平分地中海，並進而有獨佔印度洋的企圖與趨勢。大西洋與太平洋亦皆成爲蘇聯與美英相與角逐的水域。倘若美國單憑其核子飛彈等空中權力以保持其國家安全與兩洋屏障，則海外基地僅可如願撤退。但是蘇聯的空中權力與美國互相對峙，暫保平衡，而海洋權力乘機躍進。進行之中，而第一次世界以前之海路競爭又重見於今日。在這種世界變局之下，印度與日本的戰略地位頓形重要，無須多言而可知。

於是莫斯科西線外交以蘇德條約爲樞紐以圖謀其穩定歐局，而舉其全力東向爭權於亞洲太平洋與印度洋。其在亞洲大陸之北方陸路，有中俄邊境上的百萬陸軍。蒙古之蘇軍二十萬人尚不在內。其在北太平洋的海軍可以游弋日本海，亦可以南駛馬六甲海峽而進入印度。其在印度洋的海軍更獲得印度次大陸之支持，以增强其這一水域之控制力。蘇印條約之世界戰略的意義與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日本是海洋國家，今方着手於擴展海軍以保護其既存的商船隊與海上貿易路線。如今蘇聯努力爭取日本，在蘇日經濟關係之上，再加一層政治關係。若是蘇印條約之後，繼之以蘇日和約，那將是莫斯科高唱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口號行將成爲事實。亞太區域政治秩序再編成的情況更加顯明。

美國的謀略家不甘落後，且急起直追。現在美國編定了大預算，注重海權競爭。事情是很明白的。英語人民所以生存和發展於現代世界，就是憑藉其海洋權力。今日英語人民既不能阻止俄羅斯南進海洋，如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故事，則其在今日，可聯合以部署其海上最後防線者，是英國，南非，澳紐，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猶可期其合作的諸國，互相呼應而美國仍爲其主力。至其前進崗位，如近東之希臘，中東之以色列，遠東之阿拉斯加，經韓國，日本，臺灣，菲律賓之鏈島防線，以及南洋之新加坡，尚可望其合作者，亦勢所必爭。

但是美國的外交政策頗有爲了要走陸路而妨害其保持海路之自相矛盾的可能性。率直的說，美國要拉攏毛共，則蘇聯便聯結印度。同時，蘇聯既聯結印度，則美國更要與毛共相與「開始一次長征」。這是社會力學原理上可能甚至必然之事。毛共今日所期待於美國者，就是拉住美國走這一條陸路，亦就是要美國支持毛共，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以及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諸國之統一戰線，要將蘇聯陷入三面作戰的困境。但是美國是否落在這條統一戰線的圈套之內？確是尼克森總統在北平會談中當面的課題。

以目前的時局而論，美國尚未有所得於毛共與巴基斯坦，已經有所失於蘇聯與印度。這就是爲走陸路而妨害其守海路之實例。倘如美國對於這陸路的統一戰線，只是採取水鳥政策，而實際仍着重海權競爭，以維持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路，不肯放棄，那在毛共的心目中，美國依然有其圍堵甚至包圍的作用。反之，若是美國加入毛共的陸路統一戰線，予以有力的支持，以爲抵制和平衡蘇聯之用，則在莫斯科的心目中，美國顯有協同毛共以謀蘇聯之敵意。這裡便蘊積着戰爭的危機。其危機的焦點仍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孟加拉問題。

自去年七月十五日以來，美國外交路線之突變，一着棋子尚未定石，即發生「改變這個世界」的影響，不必等待現今的北平會談。至於北平會議之後，世界更將發生何等改變，尚未可知。但是我今日必須指出一個事實，就是美國的外交路線雖可以改變世界，而在這世界變局之中，一副牌還是掌握於莫斯科之手。美國似未能保持完全的主動地位，爲所欲爲。

我在本文裡，只就世界形勢之變動，略爲分析。若以其現實的價值而論，則美國外交路線之改變，是成是敗，固未可一言爲定。若以其未來的結局而論，則美國這次北平會談是禍是福，更未可預爲估計。